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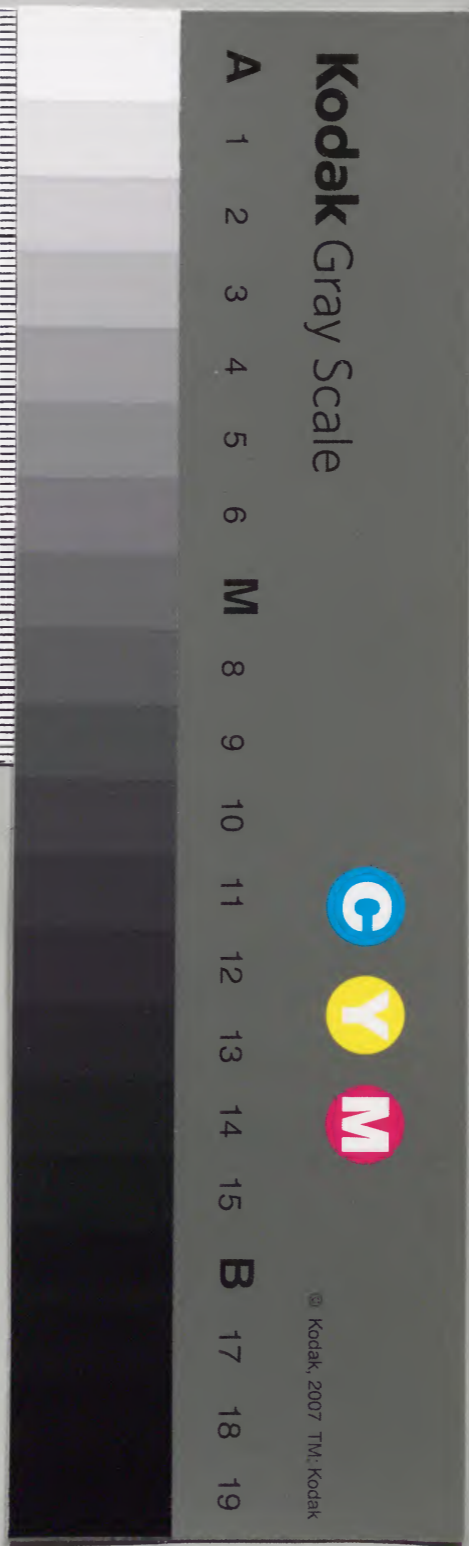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内閣文庫			
三	二		漢
函	三〇		書
二	四〇	號	類
架	冊		

内閣文庫			
三	二		漢
函	三〇		書
二	四〇	號	類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40)		
函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城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

歆引囂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

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

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

器戰者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

今秦州伏羌縣西北

崔廣等曰為舉事宜立主曰一眾心咸

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眾

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

請平陵人方望曰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

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曰漢為名其

實無所受命將何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

道設教求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

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巨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

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禮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葬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鍵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鍵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盜爲題據下文云鍵不濡血明非盜盜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

金留擊撓酒應劭曰留擊飯七也撓攪也以七覺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迎而歃也以此而言題即題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

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

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歃不入口是

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

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

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

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

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部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

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

命僞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

文曰爲祥瑞大風毀莽玉露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

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儻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象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十餘人

楚越之竹不足巨書其惡前書宋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意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天下昭然所

以聞見今略舉大端巨喻吏民益天爲父地爲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

應各呂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

傳上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

因縛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諡法曰一一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古

有號死而以行為論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
論論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循亡秦之軌維無窮之數是其逆

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為王田賣買

不得莽更各天下田曰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造起九廟窮極土

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

項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南西北各四丈高十七丈餘

東攻劫丘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

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亦蔽白法冠晨夜冤繫無辜日法冠

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

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

設為六管管才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

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節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

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

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

西侵羌戎東摘滅貊擄擾也西羌麗恬

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飢饉

之所天疾疫之所及巨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

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路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大臣反據

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皆結謀內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除並見光武紀今山

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中岳高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

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既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

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業

諸也周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

息也

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

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

喻曰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曰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

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

囂將行方望曰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曰書辭謝而去

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

英雄未集呂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

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

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呂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

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又竝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望有仲父猶飛鴻之有利羽翼望

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

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

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王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上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言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答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遂巡不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寡人同心者有如白水夫呂二子

之賢勒銘兩國猶則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

有奇人聊及間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曰
 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曰事
 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曰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
 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
 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
 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
 金吾鄧謝承書曰睢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
 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
 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
 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曰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恭改清河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逵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
 為平河祭酒祭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符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

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川聞於山東建武

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

天水囂迎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

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

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曰殊禮言稱字

用敵國之儀所曰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

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

走鮪遣使上大夫報曰書曰善也思君若丹丹心也

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以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駕馬鈔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駕馬最下者也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但駕馬鈔刀不可強扶

周禮校人掌六馬

駕馬最下者也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文鈔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謂六鈔刀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

為銘言驚馬鈔刀不可強以持而用也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至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日而價十倍也而蒼端

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已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尾之

絕羣也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

兵北禦羌胡之亂是呂馮異西征得呂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也

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

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也如令子陽到漢

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

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

今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禮愈篤其後

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呂太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呂與

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呂故蜀兵不復

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呂示囂因使討蜀呂

效其信囂乃遣長史文伯盧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未宜

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

儀初囂與來欵馬文伯盧援相善故帝數使欵文伯盧奉使往來勸令人朝許

呂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

閭里五年復遣來欵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

遣長子恂隨欵詣闕呂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鐫鑿也而

囂將王元王捷帶呂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

囂曰管更始囂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一也一旦敗壞

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

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而欲牽儒生之說儒生謂馬援羈旅

危國呂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

惠倭隨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

英十一

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

曰表裏山河元請呂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

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呂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

其弊猶足已霸前世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

神龍失執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

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

先去餘稍積也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呂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

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

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

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

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鉅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

也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

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荆州也乃詔囂當

從天水伐蜀因此欲已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

白水縣有關屬黃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多設支閼支壯障閼帝知其終不為用巨欲討之

巨猶遂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

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

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

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

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

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

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

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臣囂言慢請誅

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

將軍與韓信書

柴將軍柴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也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呂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

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

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

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呂囂為朔

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

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

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

竝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呂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拜為大中大夫封向義侯

續漢書云遵降封上維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

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

私於來歙曰吾所呂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祿哉徒呂人思舊

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

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

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

番須口與回中相近在汧

王孟寒雞

頭道

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筭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

牛邯軍瓦亭

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囂自悉其大

眾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

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

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呂書喻之曰

遵與隗王歆血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

洛呂西

周洛謂東都也

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呂奉

天人之用退呂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

舊都呂歸本朝生民呂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

將吏羣居穴處之徒

穴處言所遠也

人人抵掌

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

欲為不善

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

不從所旨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

議遵為大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

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已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

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日

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山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飢生於車下也黥布呂劔呂歸漢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

去愚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

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邴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洛

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

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

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

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

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

上邽車駕東歸桓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

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紀方反請自殺自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勿割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

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

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會吳漢等食盡

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

餐糗糒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志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

年來歎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縣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周宗行巡苟宇趙

恢等將純降宗及諸隗分徙京師呂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

年來歎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縣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周宗行巡苟宇趙

恢等將純降宗及諸隗分徙京師呂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

恢等將純降宗及諸隗分徙京師呂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

恢等將純降宗及諸隗分徙京師呂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

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
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牛
鏘激昂器連困於東平也
耶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
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呂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
與賓客數十人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
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

呂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通於漢南拒於蜀左
傳曰介于一國之間隴坻雖隨

非有百一之執百二者以秦地除固一萬人當其候百
萬人而書曰田疇賀高祖秦得百馬區區兩郡隴西天
水也呂禦堂

堂之鋒言光武御征之也魏武
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之

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曰棲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多
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

充而不悔者矣充喉嚨也謂
王建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業生回成喪而為

其議者或未問成喪謂成敗也言中之成敗在於人命不
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尊命會符運敵非

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嗟乎天力謂非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
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嗟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漢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史二王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呂父任

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
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
盜賊景帝更名都尉

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
水郡今秦州縣仁呂述年少造門下掾隨之官州郡
有掾

月餘皆自辟除之常居
門下故以為號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呂其能

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
察也王莽天鳳中

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
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

各起其縣呂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

王岑亦起兵於雒縣雒今商州商州縣也雒縣
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

部牧呂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
部其收木遵也眾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

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

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

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君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巨其衆降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將軍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

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上不過百里若奮威德君授天

隙天時之問隙也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曰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

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

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

腴無塊曰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口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半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

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什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

用竹幹竹箛也內箴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銅銀之利內六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

肅王為扞關以拒蜀致謀在今陝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

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巨窺秦地南順江流巨震荆揚所

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

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巨當之

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曰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

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說文云八音私系首條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

中夜有光耀述曰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
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呂李能

為大司徒呂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
蜀都為成都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擊焉越巂任貴亦殺王

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北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

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

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呂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
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欽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

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
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
數萬眾出陳倉與李鮪偁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

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入蜀
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宛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眾數萬人
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呂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呂

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
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夔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

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
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

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曰為
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

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召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

陽縣西北夷名屬南郡
陝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

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也述言西方太守能乾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

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

呂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

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外當塗其名高也乃復呂掌文為瑞王莽

何足效乎王莽詐以織於白龜文去久印字為符瑞言不足傲傲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

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貴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已無

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

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兵且

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

之地言漢祖起白布衣無公劉不王之業也故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

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阜間項王射傷漢

王胸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

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置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遇更始政亂

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呂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

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呂為武王復出也令漢帝

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為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

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

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

八陛下呂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

有王氏自潰之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呂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

尚可招誘急呂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呂南必隨風而靡

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

大利述呂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呂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

里之外呂廣封疆者也邛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鄒陽

用鳥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也而坐談武王之

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邛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

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

呂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

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

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

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駸乘赤車轎轎旗旄騎虎頭之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

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呂為成敗未可

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

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

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

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呂來常空述即詐使

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

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

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呂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

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

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峽州夷都縣西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也在今峽州夷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

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城邑皆開門

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曰明丹青之

信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曰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

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

歛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歛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

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

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卜比類也開示恩信勿呂來歛岑彭受害自疑

今呂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

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

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

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

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呂配

岑於市橋市橋卽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僞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忌及又式志反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

一月臧宮軍至咸門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

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

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令岑岑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

胷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入城述呂丘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

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

室帝聞之怒呂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

兒老母口呂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

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鷹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麋

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亨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

良失斬將弔

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竝巨憂死帝下詔追贈少

為太常隆為光祿勳巨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李謂

焉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巨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

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

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巨地邊處遠非

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巨文俗自意遂能集其

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巨會時變方乃坐節邊幅

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巨高深自安昔吳起所巨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

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

也于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璿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而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違江山難

特違猶去也

王二侯列傳第四

范曄

後漢書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齊武王綸字伯升伯升也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

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

下維俊莽末盜賊羣莽末盜賊羣

虐百姓分崩今枯

亡之時復高祖一

下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范曄 後漢書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齊武王縯字伯升音衍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

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

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

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竝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此亦天

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

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

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使宗室劉嘉往誘

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

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

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

化之所先乎述

高深自安首免起所曰懸懸後也

小志出

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

十萬南渡潢淳水酈元注水經曰潢水二湖流注合為潢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臨沁

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

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沁

縣陽乃往為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

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

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追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

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

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無所

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甑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

弃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

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

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埽案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埽的也埽音

之允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

從人望豪桀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

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

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

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

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

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之善者也今日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

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

將多曰善將軍張邛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

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

信侯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

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

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

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王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

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舉玦以示項羽今

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軾詣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

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

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

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

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

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

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

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

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

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

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子殤王石嗣殤作建武二十七年石

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

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

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

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

...

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

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為小君諸侯之妻稱為小君宮衛周備

出有輜駟之飾輜駟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綉繆所以正

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詎如誣言曰譖晃剛愆

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

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

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

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

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

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

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益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馬煖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

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

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

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武之言忽極性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蠆蝎也左傳藏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

有毒而况國乎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詩周頌也北海靖王興建

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

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

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長公主

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

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

主十五年追諡仲為魯哀王與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有明略善

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與收中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早分遣文學循

行屬縣理獄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樹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

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故徙興為北海王三

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

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

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

宮尤見幸待人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濶而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

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京都奉時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

翫雅曰肉位好謂之璧好也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大夫將何辭以對使

者曰人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

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云是吾幼時狂恣之行也大

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

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

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

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

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

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為平

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

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

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

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薨

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

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興掌焉與班固

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並

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詣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

毅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各臣烈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

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誦

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陷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曰汝與伯

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

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一子皆被害續漢書曰卓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綉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更始

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

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

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栩音况羽反嗣建武

三十年封栩三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

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興元年封商

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

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娣小妻

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

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時郎中南陽

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

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

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

魏初以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光終後改為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

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卒

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

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一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不賫墓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

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

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

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蓋戶一百

敞以有行義拜廬江都尉也王莽畏

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先是平帝時敞與宗俱朝

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給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伯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宗見莽將危漢室

私謂敞曰安漢公檀國權羣臣莫不回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

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

乃崇事敞懼欲結授樹黨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

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為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

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

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

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大夫祿也後

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

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

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

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

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

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于懷宮建武二

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諡敞為康侯十一年社

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

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

為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

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十八年

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詔零陵郡

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各也置嗇夫佐吏各

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

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

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

為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為泗水王終為淄

川王今淄州縣也十年歙薨封小子燁為堂谿侯燁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燁或作

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邳侯邳縣屬南郡故

城在今襄州即音其紀反以奉終祀又奉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歙從父弟

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號劉先職亦聚眾京密間京縣

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

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

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

朝浮弟尚永平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

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為妻得紹護

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

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普反財產

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為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

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

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

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

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

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

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

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

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

西之武關近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

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時幸其弟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

有遺積帝為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

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

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南郡故城也今潁州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

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為汝

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陵侯敞同產弟

順與光武同里閭閭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將

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

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

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

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
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

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順叔父弘

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

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潁川潁王縣西北有甘城國為弋陽

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

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

軍暴病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春陵侯敞同產弟

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

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

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

山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

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

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

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

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

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

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禮泉縣東北四十里鄆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嵎山東

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

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

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

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

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儻為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

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亭子循嗣循卒

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爲風雲少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

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曰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

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識

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

出補丞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

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

家富逸為閭里雄曰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

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

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沈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

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

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甬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掘上手得半

及古周

毛

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

及古周

毛

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五

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曰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其語移日

掘手極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

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計度

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曰

材官都試騎士曰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

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曰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

兵曰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曰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

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

禁嚴君狀貌非凡將曰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

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

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

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

令守北向刎首曰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

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

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

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曰通為柱國

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

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

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

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

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

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

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京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天下略定

通思欲避榮寵曰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

後漢一五

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
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
所聞通曰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
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曰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
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曰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
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瘡首疾鄭玄注云瘡酸削也自為宰相謝病不
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曰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
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曰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
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
曰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
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為朱
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曰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

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
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並受賞賜恩寵焉差 萬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

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曰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
夫所欲而未識曰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
隱猖狂無妄之禍微隱 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鄭玄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汗滅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死所望是失其正何可漢宗曰歟一切之功哉傳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
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
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燕 衛王收出三燕人入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斗
彼之取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陰人也輿記曰其先鄠人常父博成 哀問轉客潁川舞陰因家焉王莽末為弟報
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其 名籍而逃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

聚眾數萬人呂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

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

入萋谿萋音乃于反劫略鍾籠間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眾復振

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

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

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

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呂合從之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

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桀竝起今劉氏復興卽

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

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皆曰大丈夫

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

帥曰往日成衰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

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

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

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

失之呂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曰此行之滅亡

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

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曰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

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

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

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

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呂常為廷尉大將軍

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

始西都長安呂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

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
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

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

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

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已鞭策託身陛下策馬也

更始不量愚臣任呂南州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曰

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

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

將軍曰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曰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

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

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

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

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

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前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

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

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

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

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

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河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

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囂遣將過烏氏常

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

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

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河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

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交趾刺史父宏

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

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

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

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公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及光武與家

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

人此天下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日出軍行師有越謹紀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往時會宛獨當

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

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

元遂令上馬元曰手搗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

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汗晨宅焚其冢墓

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更始立呂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呂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榮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今

榮陽東南也更始北都洛陽呂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

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呂一身從

我不如呂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

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

武即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

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呂

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

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曰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

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

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
常為冀州高弟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部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繇侯繇音力全反入奉朝

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

酒酣讌賞賜數百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豫州

汝陽縣東成帝時闕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呂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衍饒也明年定封

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

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傅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

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

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日光

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為諫

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

莽曰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曰歙為

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曰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

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

見歙大歡即解衣曰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呂

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

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

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曰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

威命開曰丹青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

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

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遂歙入質拜歙為中郎

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

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九行貌也音洋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

發憤責罵曰質正也國家君知滅否曉廢興故曰手書暢意足下

推忠誠遣伯春委質罵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

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

罵罵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罵愈怒王元勸罵

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罵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

為家者畏怨重禍器中服也名爵號也言各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

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

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田闚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

隨曰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丹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已易子而食析骸以費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

主重曰伯春之命哉歙為人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

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

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

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竝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源縣也徑至洛

陽經南也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

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

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曰為兵囂盡銳攻

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

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

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曰隴西天水

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

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重之曰懸賞

高帝十年陳稀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

全購稀今西州新破兵人疲僅若招巨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

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

汗積穀六萬斛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

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

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

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囂

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壘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伏

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

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粟

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傾倉廩轉

運諸縣巨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

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

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

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巨報國故呼巨卿欲相

屬巨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

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

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巨為朝廷羞夫理國巨得賢為

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

兄弟不肖肖似也不似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授筆抽刃而絕

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隴羌

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

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棗輿縞素臨弔

送葬巨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

豫州郎城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

縣東南也

鄉侯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衰卒曰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曰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曰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中

郎將騎部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伐馮石為執金吾延

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

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

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

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

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

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曰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

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

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

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

怒召公卿曰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曰為太子當廢歷與太

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

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曰禮義廢置事重此誠

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皆曰無罪徙朔方歷乃要

結光祿勳役諷役立曰丁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

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伉伉音丑第五頡頡音下中散大夫曹成諫議

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

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驍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守丞兼守之丞也長

樂未央廢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廢令一人長樂廢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

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曰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

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曰義

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謹譁外見忠直

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專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

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辭皓先頓首曰

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廷誥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以皆

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

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

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

為之震慄及帝崩閹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

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祿諷劉璋閹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

朱儀張音丑施延陳元趙代等竝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

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

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

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

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

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少公雖字宗卿未驗孚

也三蔡少公論識其事雖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款款

君叔斯言無玷玷缺方獻三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芣詩曰豈

人平也... 志在... 始既... 不行... 所... 不... 自... 而... 出... 而... 出... 而... 出...

左右應之乃使中常侍奉詔晉封曰父子一體天也自然曰
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地也
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專君之禮朝延廣開言與之格故曰

言殊慎言無訛也王常大熾三豎永望一險小非米藩精曰

王常王常命也王常王常命也王常王常命也王常王常命也

贊曰李澄蒙詔舍家從難李澄李澄蒙詔舍家從難李澄李澄蒙詔舍家從難

字李澄也後學不士開謂養封少烈顯並靈帝封再慶臣空

主醜帝却為黃中淵淵安卒于烈顯並靈帝封再慶臣空

張闔黃為大賊劉焉二平卒官于安備安尚安帝於平月員公

策極為世兵姓陳黃門封浪三平其公主蒙烈薛淑親

京相耳收賞顯薛我高焚等派蒙顯對衣數示平拜烈車無罪

鄧寇列傳第六鄧禹子訓孫後漢書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
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
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
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
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畱宿間語
問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已萬
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屈起屈音求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
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形執可見明

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巨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至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光武

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

前言巨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曰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

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止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光武巨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

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

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

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

弘農巨拒之赤眉眾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

欲乘豐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采知所寄巨禹沈深有大度故授

巨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

關令自選偏裨巨下可與俱者於是巨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

慮為祭酒慮字或為憲字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

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

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

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

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

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王

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

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兵執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
癸亥匡等呂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
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破
之匡等皆棄軍亾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
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
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呂鎮撫之是月
光武卽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一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
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
義母慈兄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見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
哉鄼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人夏陽更始中郎

將左輔都尉公乘歆左輔卽左馮翊也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

禹於衙衙縣各屬左馮翊翊解在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

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紀綱

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呂迎軍降者日已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

輒停車住節任或作住呂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桀皆勸

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積仰

恃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

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

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呂

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禹所到

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

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

檄降禹遣詣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天子所居曰京師

也公羊傳

帝曰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

下敕曰司徒堯也也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已時進

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

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

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已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

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

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

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

道欲亾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

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

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

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

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

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

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

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安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日飢卒徼戰

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

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

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

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

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

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高密國名今高密縣也昌安夷安淳于縣名屬比部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曰禹功高封

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上征伐事訖皆罷也 呂特進奉

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呂為後世法資用

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

宗顯宗即位呂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此而尊如

賓故令 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呂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

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二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

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呂為小侯引入與議邊

事帝曰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

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

畔胡逢侯坐逗畱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

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呂后舅被誅乾從

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

褒嗣褒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

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

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

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

皆食故國半租康曰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曰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

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 越騎校尉康曰太后

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

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

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

者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

詬罵也音許 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

許

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薦誅陽音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曰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始之幾

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力言曰可謂識

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曰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

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禡龍章

於終朝就侯服曰卒歲禡音直紙反又敕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高為赤眉所祭改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祭

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

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嘗非之顯宗即位

初曰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

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問巡聲起作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其更噓至朝遂愈也

永平中理虜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鄭元水經註云汾陽故城情葉所

繫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曰河解見明紀欲令通漕水運曰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

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

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棗然後直也拘音鈞謂曲者也知

大功難立具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

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

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曰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

陽郡也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

將老幼樂隨訓徒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青泥其妻自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

載青泥一襖至上谷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

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

歸閭里

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

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呂訓為謁者乘傳到

武威拜張掖太守章

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

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

羌激忿遂相與解仇

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眾四萬餘人期

冰合度河攻訓先是

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

健富彊每與羌戰常

曰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

時迷吾子迷唐別與

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

欲脅月氏胡訓擁衛

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也東觀漢記稽故字作諸故也議者咸曰羌

胡相攻縣官之利曰

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

羌大動經常屯兵不

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界反涼州

吏人命縣絲髮原諸

胡所曰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

急曰德懷之庶能有

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

之嚴兵守衛羌抗無

所得掠劫也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

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

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曰恩信

開門內我妻子乃得

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

其中少年勇者數百

人曰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曰

刀自刺訓聞有困疾

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

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

吾乃將其母及種人

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

四千人出塞掩擊迷

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一作雁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

羊萬餘頭迷唐乃去

大小榆兩國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眾悉破散其春復

欲歸故地就田業訓

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

船置於箄上曰渡河

箄小筏也音少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

逐奔北會尚等夜為

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

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

燒富豪帥東號稽顙歸北東號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

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曰屯田為貧

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

憲曰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

憲誅故不離其禍離也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閹門甚嚴兄弟莫不敬

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按曰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

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口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

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曰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

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義也僞音於建反乃釋之

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曰訓

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惲弘閻惲音口

隲字昭伯東觀記隲作步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隲兄弟皆除

郎中及貴人立是安和熹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惲弘閻皆

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

也惲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安帝

惲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

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弟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

蔡侯惲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鄢陵縣南閻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食邑各

萬戶隲曰定策功增邑二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

詰問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曰外戚

遭值明時

也

託日月

末光被雲雨之渥澤

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

施天下平也

竝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

巨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

仍頻也

大憂和帝仍頻也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

大憂和帝

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

猥曲

伏聞詔書驚惶慙慙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

惟慄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舉為定章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

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

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巨端慙畏慎一心

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巨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

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厲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厲西屯漢陽使

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巨轉輸疲弊百

姓苦役冬徵厲班師也朝廷巨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厲為

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巨下

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馴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

遭元二之灾臣賢蔡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

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山不悟致斯乖

節儉能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殺諷殺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李邵陶敦

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

野君寢病厲兄弟竝上書求還侍養太后巨聞最少孝行尤著特

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

之厲等既還里弟竝居冢次聞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

厲還輔朝政更授前封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請位次

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

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

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曰常服不

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

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

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

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車中二千石

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車中二千石太后皆不聽但白益雙騎門生輓送白益車也後曰帝師之重

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

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惺閻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

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乃封惺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

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帝帝實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

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謀下小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也檢敕宗族闔門靜居闔門隲子侍中鳳嘗與尚

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

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杻四周為檻無杻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隲

隲畏太后遂髡妻及鳳曰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

斂帝復申前命封隲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

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閹候伺

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惺弘聞先從尚

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甲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帝聞追

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

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隲曰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

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

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隲與子鳳

竝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

皆自殺。唯廣德兄弟。呂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

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也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

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也。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

廟有主。王室是賴。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

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又曰：鬼神告之。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

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鞠窮也。遂令隲等

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呂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屍骸流離。怨魂

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呂謝

亾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眾庶多

為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而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

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呂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

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

隲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

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潁

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大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南德

更召徵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痛鄧

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

呂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

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詔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

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

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呂下十三人。中二

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

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閔

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

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曩

後主已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客免禍必貽罪曩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

致敗之理可得言焉

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

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

情疏禮

重而枉性圖之

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敬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來寵方授地既害之

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

隙

執謝讒亦勝之

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

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

悲哉驚懼兄弟委遠時

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

生所已泣而辭燕也

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

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

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真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

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

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

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

使君

君者尊之稱也

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

命已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

大信

墮毀也

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已號令它郡乎且耿府

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

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已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已使者命

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曰邯

鄲拔起難可信向

拔卒也

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

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

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已

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

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
與況子奔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
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
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
難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
中無復西顧之憂所已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
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居河內
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
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
萬前音義曰淇園前音義曰淇園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已給軍朱鮪聞光

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二萬餘人度鞏

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也臨黃河故曰鞏河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

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

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

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

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

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

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

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音音義曰驪

駕併駕也輦車人使行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

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已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

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

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

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目前人

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

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妙子谷崇將突

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曰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

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

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

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

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

於市復曰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

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曰相

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

澠池秦王請趙工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

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憚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

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城陽為趙王壽竟酒

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

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頗頗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

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

以先公家之急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自忘之乎乃救屬縣盛供

具諸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恂乃出

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

崇言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

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也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

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三平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即就

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郡中無事恂素

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郡中無事恂素

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
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
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已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
出曰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
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借也說文曰詩亦誤也音桂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
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畱恂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
及漢軍退峻入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
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

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

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已制四方也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

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

書至弟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

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

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

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入

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

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

曰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曰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

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曰軍功封列侯者凡八

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

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汶侯汶縣屬沛郡後徙

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

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

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曰類者鮮矣左傳曰魯范武子燮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

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曰此見害

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

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曰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

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曰擅去邊

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亾命中上書

曰自從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

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

齒曰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齒女子二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曰無辜為專權之

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搆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悒悒君子無

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曰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人真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

後漢書

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确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為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纆

寘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

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

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

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

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

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言才賜反又在後反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行葦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樂以口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

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

罰是已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已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

觀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

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為順時急遂馳使郵驛布告

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罝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

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者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

漢求季布無已過也季布為項羽將數嘗漢下項羽謀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罪三族臣遇罰已來三赦再

贖無驗之罪足已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

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亾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

廣而無已自覆地厚而無已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

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已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

大愆愆惡也王言元惡之大為人之所惡也足已陳於原野備刀鋸鉞刑也國語曰刑有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

班布臣之所坐已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

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司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有肺石達窮人而閭闔

九重閭闔天門也陷筭步設筭阮舉趾觸罪亦染網也音浮嗟動行絳羅網

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

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啓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衆也臣奔走已來三離寒暑歷陰陽易位當

煖反寒春常凄風凄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凄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殺又連年大風折

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載秦曰此風者天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君廩

議獄緩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

湯避遠讓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包首臣

寧風旱已焯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困固不為明朝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

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已葬江魚之腹無已自別於世原

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

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

然後登金鑊人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

悲夫久生亦復何聊益忠臣殺身已解君怒孝子殞命已寧

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

使臣一門頗有遺類已從陛下寬饒之惠先

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帝省章愈怒

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勲成智隱靜其如

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埒等係兵轉食已集鴻烈誅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埒等係兵轉食已集鴻烈誅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馮岑賈列傳第七

後漢書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

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曰郡掾監五縣與

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

兵巾車鄉

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

為漢兵所執時異從

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

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

竝從光武因共薦異得

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

曰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

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曰歸身

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

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

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

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曰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

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曰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

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

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覽警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

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

反饋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

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

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

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人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

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

舍止息也至饒陽無遺亭無遺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冀音力于反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豆粥

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

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熱音而悅反光

武對竈燎衣燎炎也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虜沱河

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

並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

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漢書云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

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為整

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宏書曰先時諸將同營更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

屬大樹將軍光武曰此多之也多重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

又降匈奴于林闕頓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闕音闕頓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

永樂縣也

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東觀記儵字作矯

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曰

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

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為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曰拒朱鮪等異

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照形往事所已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

墟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人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

啓糾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周

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少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

之迎立代王昭帝前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

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李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

難支久欲其今長安廢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

始大臣張印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日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

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曰踰史記曰古

公曹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我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季文誠能覺悟

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

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

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

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

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聖論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曰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

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

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

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

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已奏聞光武故宜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

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平陰縣名屬河南日綴異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尉護軍將

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

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

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賈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

使太中大夫齎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一百里內太守都尉已

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曰乘輿七尺

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巨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

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

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東觀記曰颍池霍郎陝王長助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等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宣作重五千餘人

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

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已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

使諸將屯龜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
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巨豆覆其上
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
小卻異引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
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院在今洛州
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關二
丈深二丈
五尺也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
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
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巨救之裁小出兵所
以示弱也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
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
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
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
龜池以鳥
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各子
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變天今已過

期尚在桑榆間
桑榆謂晚也

方論功賞巨答大勲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

田王歆據下邳

秦武公伐邾致之也隴
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

芳丹據新豐續漢書
芳作芽蔣震據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
縣名故秦芒陽縣

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

谷口縣名屬左
馮翊故城在今

醴泉縣
東北

呂鮪據陳倉角閔據汧路蓋延據盤屋任良據鄂汝章據槐

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
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
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
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
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
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
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隔斷委輸不至
軍士悉言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
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

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

鮪張郃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

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

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眾其後蜀復數遣將間

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

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異自曰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

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使呂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四上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

及臣伏自思惟臣詔救戰攻每輒如意時臣私心斷決未嘗不有

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

予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當兵革始起逐也擾攘之時豪桀競逐逐也迷惑于

數臣已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瀾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

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臣謹救遂自終

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首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

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荆棘榛領之謂以喻紛亂既罷使中黃門賜臣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

無奠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

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管仲飲酒臣今

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後數

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

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徇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
 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徇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
 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
 境忸怩小利忸怩猶懼也謂懼前事而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懼後復為之也遂欲深入若得徇
 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已
 逸待勞非所已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
 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
 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
 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伐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
 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
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种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徇邑危亾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
 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

功若丘山猶自曰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其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

反殿是其功也將入營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

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曰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

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雜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

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

薁音於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

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宗周等復立囂子純猶

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

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諸將共攻冀

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眾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

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諡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

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

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永平中徙封平鄉侯平鄉侯食鬱林潭中彭卒

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關殺游微會赦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

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身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

光耀萬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子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

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

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制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

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

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

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

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

劾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

貳嚴說其城守別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兵攻之數月

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

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

曰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

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

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三徭句踐之後其後從為姓東觀記曰徭作淫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

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

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

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

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軍門并設鼓幾人必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

下

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峰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
 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
 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兵
 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召為用乃
 賞歆也曰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
 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
 如故行大將軍事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
 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
 驍騎將軍劉植楊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
 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曰彭嘗為鮪校尉令
 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

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已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

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

將何待乎嬰統也謂以城自嬰統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頑又諫更始

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

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

其明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

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

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鄧王更始傳尹尊為鄧王乃面縛與

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

明旦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

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一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珍飾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

下隼葉等十餘城隼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

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音求紀反

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

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

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清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

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

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

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

等攻之連月不尅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

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清陽

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

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見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

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

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

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

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

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

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曰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

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

歸曰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

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

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

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

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

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容夷陵為君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襄陽者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

曰今四方豪桀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龍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分郡國云洛陽所得不如按甲已觀其變戎曰已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圍豈況

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

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己

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約龜下降兆中析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

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已歸夷陵帝幸

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

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已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

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

與數十騎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已將代蜀漢而夾

川谷少水險難漕運雷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

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揚之咽喉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

彭與交趾牧鄧護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又遣偏

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

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

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

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驊將兵詣彭彭征伐上以驊為率義侯不總遣子故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

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

大長秋曰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八年彭引兵從

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

守上邽帝畱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

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緄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

以繼盛士為堤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延弁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尋其後而

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甫入弘農界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

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犯全子弟皆生還也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

關初單以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舩滑也郭景純曰水中繩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

破馮駿及田鴻赤中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見

橫江水起浮橋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拒漢兵彭數

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小俄也爾雅曰俄謂之橈

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

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而書騎五千匹皆會

荆門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貴糧穀欲罷之彭曰蜀兵盛不可遣上

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

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

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

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

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

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衰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

伐曰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彭到

江州呂田戎食多難卒拔雷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

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西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

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又遣將

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

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

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

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遂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迎大驚曰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亾聞而惡之欲徙

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亾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

軍整齊秋毫無犯毫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所取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

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殺太守收根自立為叩穀王會彭已薨帝盡已任貴所獻賜彭

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

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侯穀陽

縣名屬沛郡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葬反伉卒子杞嗣東觀記曰杞作

越元初中坐事免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

時為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

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

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

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蝨賊岑君遏之蝨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下生鼈鼈長毛也大無

追吠故足下生鼈合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

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

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

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

呂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

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曰為校尉復見更始

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

也堯舜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

春秋之時周天子君霸自海內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連桓文

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亾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

王曰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

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不能相施弟持我書往

施用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

弟也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佳反光

武解左驂曰賜之

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首左並作右

官屬曰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

調補鄴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曰職勿曰擅除東觀記曰

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鄴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

至信都呂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

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

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所向皆靡

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

甚光武大驚曰我所呂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

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

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

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

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

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
有言沈吟久之乃曰檄叩地曰鄧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

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

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鄧連破之月

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

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

別擊赤眉於新城滎池間連破之新城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

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曰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

不遣自助上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

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即墨在今萊州膠東縣東挺一音挺復知帝欲

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

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關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曰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王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復為人剛毅方直

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曰吏

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二十一年卒諡曰剛侯子忠

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

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

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

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曰擅發其姦或曰功次補長吏

故不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

更不入塞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燕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

朝光寵最盛巨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

關西方城巨南方城山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

不伐容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乃是巨感三軍而懷敵人故

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避之巨全福征南

惡彭人之地留之巨生灾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

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馮水賈列傳第七終

後漢書十七

